

画家王锐



海口画院的原生态画家王锐，擅画黎村，画作中洋溢着古老的船型屋映衬下延续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初次到访至今，王锐已经和东方黎村白查村亲密接触了10年。他画笔下的船型屋生活，渗透出的不仅是宁静、安详，也不仅是神秘、古朴，还有一些焦虑，对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焦虑，对古老与传统的黎族文化如何传承与保护的焦虑。“是否终究有一天，我们都只能在艺术作品里找寻这份黎族传统文化？”如今面对渐渐杳无人迹、原生态正在消失的白查村，王锐如此发问。



黎家印象归之二  
黎家印象·暖阳

## 一个原生态画家眼中的船型屋

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王锐油画·花开花落

海南在画布上应该是什么颜色？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海洋的蓝，森林的绿，浪漫活泼的调子。然而王锐的画不同，画面上全都是深沉而凝重的红色、橙色、黄色等颜色。因为他画的都是黎村，在古老的船型屋映衬下延续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当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的船型屋——这个他在过去十年里反复描摹写生，汲取古老黎族文化营养的对象，面临行将消逝的命运时，他如条件反射一般奔走呼吁，保留下这个“最后的黎族文化家园”。

### 十年一觉白查梦

从初次到访船型屋至今，王锐已经和白查村亲密接触了10年。看着如今寂寥无人的白查村，这10年恍如梦中。

虽然是地道文昌人，但因为父母工作的调动，王锐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东方度过了15年的青少年时光。那个时候，他所生活的这片广袤的西部天地就好像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部分，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2000年前后，王锐到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深造。眼界的开阔使他努力寻求美术作品的突破和提升。他感到，一个新的题材必然要求一个画家用新的创作手法去表现。只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才能为画家提供丰富多彩的主题，去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风格。于是，他再次从艺术思考的角度回头审视岛西再熟悉不过的山水人文。

“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每每被那纯朴的乡野气息，神秘的黎家传说所吸引，那满山遍野盛开的红棉，那一望无际的芭蕉林，那恍若隔世的船型屋，那在夕阳中归家的牧童，那在桔黄色的灯光下大碗喝酒，唱着酒歌的黎家汉子，那纯真而不羁的黎家少女，那扇半掩着的门，那在夜月里幽深的空间，时时打动着我的心，撞进我的梦境，挤入我的记忆，唤起我的联想，我的身心仿佛缭绕着黎族传统文化的气息。”王锐开始一次又一次回到他成长的这片土地，去写生，去探寻真正原生态的黎族文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写生之旅，王锐走进了白查村。那种文化的冲击与震撼，他说至今无法用语言很好地表达。

倒是我们在另一个和白查类似的船型屋黎村，碰到了一群初次到访写生的画家，他们的话也许传达着和王锐当年同样的感受。

“太震撼了，保存这么好，这么美。能保留到现在多不容易，历史把人类发展过程的一环遗失在了这里。”以水彩画《男人、女人》闻名的广东画院画家颜苏平啧啧感叹，他的画架上，一个美丽的船型屋村寨正在变得清晰。颜苏平来此是因为“中国油画流动课堂”活动，在过去的3年里，他们已经走过20多个省，涉及50多个民族，而活动的终点，就设在海南东方。事实上，近年来白查村已成为很多岛内外画家写生的热门地点。只是随着村民整体搬迁，没有了人气，画家们纷纷转到东方另外几个黎村。

王锐说，最初走近白查村，只是为艺术创作寻找新的题材。而今天，他精心创作的作品，更是希望传达出如何保护以船型屋为代表的黎族传统文化的思想。

### 创作欲望源本真

王锐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到访白查村的船型屋。面对着如今空空荡荡的村落，一次次架起画框废寝忘食的写生，一回回常住数周，和村民们共同生活把酒言欢的体验生活，每一次如今回忆起来都如梦似幻。只有他每次探访后创作的一幅幅画作留下了白查村曾经的如梦境般的美丽。

王锐的获奖作品，几乎每一幅画面里都有船型屋的身影。

在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上展出的作品《归》，几幢金黄屋顶的大大的船型屋，将近处归牧的队伍和远山和谐地统一在了同一个画面里，展现出黎村悠然闲适的传统生活。

王锐的画偏爱黄昏，这正是农家生活的一天里“归去来”的时刻，也是他认为最美，感受最丰富的时刻。在水彩画《黎家的黄昏》中，他竟然给船型屋的茅草屋顶绘上了紫色、金黄、土黄、暗青、泥褐等四、五种不同的颜色。

他自己说：“我在这幅作品中强调内在力量的表现。一反传统水彩画的透明画法，追求油画般的厚重和画面色彩肌理的趣味，这种肌理，是在不同厚薄，不同层次的色层叠压中，传递出我内心的感受，这种感受不仅来源于景物给人的视觉触动，更重要的是我心中由景物引发的那股神秘、强烈、朴实的情感碰撞。”

曾以为这的确是他的梦境了，直到走进白查村的那个黄昏，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阳光从高高的槟榔林中透射过来，将正对着的茅草屋顶洒成一片金黄，又铺散开来，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将周围的茅草屋顶浸染成不同的颜色。原来茅草屋顶真的是金色的，真的是五颜六色的！

王锐的画，还离不开质朴的黎族农民形象。油画《岁月无声》里，一位老妇人在菠萝蜜树下专注地织着黎锦。油画《花开花落》里，盛开的木棉将船型屋顶染成了红色，三位黎族少女在树下捡拾花朵。这些简单的人物，却是他画作的中心。“正是这些人物的活动场景，激发了我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创作欲望。”走在杳无人迹的白查村里，他还能找到那棵菠萝蜜树，硕大的果实如画作中一样垂挂在树上，但树下再也没有了黎族老阿婆的身影。芒果树下，熟透的芒果散落了一地，却无人捡拾。

“是否终究有一天，我们都只能在艺术作品里找寻这份黎族传统文化？”王锐如此发问，却无人应答。

### 渴望留住“黎族的精神家园”

为什么爱画船型屋？为什么爱来黎村写生？为什么这样运用色彩？王锐的同一个答案是，“这里的生活方式最接近人类生活的本真。”

“这里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精神的负担，没有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异化，人们都遵循着自然规律的方式劳作、生活。”王锐说，“这才是最纯粹真实的人类生活。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丢掉了，他们在这里找了回来。”

“如果能够保留下来多好啊。可以像内地一些地方，异地搬迁的同时还保留一部分居民，结合旅游开发，原汁原味的把文化展示给游客；或者哪怕只是做成一个画家写生基地，也很好啊。”

这些愿望之下的王锐，是焦虑的。在油画《守望家园》中，留守农村老人和孩童孤独与寂寞、幸福与自足并存的状态，与田园诗般的村落环境交织。他说，想要借此表达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去保护海南这种特有的生态文化的焦虑。

色彩单纯强烈，画面充满神秘感，王锐从不否认，他的创作学习了法国著名印象派大师高更的风格。高更的巅峰之作来自他对南太平洋上塔西提岛原住民的描绘，当地原始古朴的生活从此闻名世界，很多生活方式保持至今，并帮助塔西提岛成为世界著名旅游胜地。

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祖英评价王锐的画作说，他的色彩像高更是个由头，真正的源头还是海南这片土地上特有的生活经验。

即使保留在博物馆里的只言片语和矫揉造作，也离生活的本真十分遥远。如果赋予王锐灵感的创作对象消失了，他要到哪里去继续原生态的创作？

(上接 B6 版)

在记者对有关部门的采访中，有的说需要资金，有的说需要开发，有的说需要规划。符策超认为：“关键要有人去保护。”他建议，可以组织志愿者去居住和保护。

著名建筑师王宁光说，可以在保留船型屋的基本外观，对屋内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保护和旅游开发同步。

颜苏平说：“船型屋确实不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但是一旦毁掉就会永远失去人类一份重要的文化价值。船型屋这件真正的大古董值得我们去想尽办法辛苦工作去保留它，特别是海南打造国际

旅游岛更应该选择几处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村落保存下来。”

其实，仍有一些人不愿意离开船型屋。在新村，符那民等几位老人在瓦房旁盖的几间茅草屋显得十分突兀。尽管这些茅草房和旧村里的船型屋“豪宅”相比又小又简陋，但他们在里面生活得悠然自得，因为这里“住得习惯了，舒服”。

村后的稻田里，村民符春英正和家人一起收割着稻谷。阴云仍然未散，符春英抬头看天，他问：“听说政府要在这里搞保护还是什么开发，是真的吗？都这样了……如果不搞了，我们还是要拆掉的，正好搞水田。”